

我是农民工



占有兵◎著

十万字打工实录，跨十年真情告白！

残酷而鲜活，挣扎却顽强，带您走进农民工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清华大学出版社

我是农民工

——东莞打工生活实录

占有兵◎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农民工：东莞打工生活实录 / 占有兵著.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302-37908-9

I. ①我… II. ①占… III. ①民工 — 社会生活 — 东莞市 IV. ①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4930号

责任编辑：秦 裕 白 丹

装帧设计：谢晓翠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4mm×230mm 印 张：15.5 插 页：16 字 数：217千字

版 次：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32.00 元

产品编号：049666-01



前言



我是占有兵，在广东打工17年，一个不会耕种的农民。

200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同事让我给厂报拍照，接触了相机，从此再也没有放下，与拍照较上劲了。刚开始，工厂举行各类比赛、演出，我奉命拍照；2006年起，关注打工生活，关注同事们的寻常日子，于是用相机进行记录。

我的打工经历从1995年12月开始，当时离开当兵三年的四川武警总队，和战友来到广东。深圳的莲雾大酒店，是我第一个东家。我一口气做了102个俯卧撑，从100多名求职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看守停车场的保安员，每月450元工资，100多个人住在一个大房间，为老板打了两次群架，寄回老家1000元工钱。

通过表弟的介绍，又转到深圳机场大酒店做了一年保安员，在这里，交了两个永远的朋友，学会了乘电梯，破了很多个首次记录，如第一次吃西餐、第一次喝洋酒、第一次住客房、第一次吃海鲜、第一次办边防证、第一次进深圳特区、第一次炒股等。

这时，开始反思，我真的适合在酒店行业做吗？问题还没想清楚，一次工作失误，把我又送入求职大军的行列。1997年，满大街都是找工作的人，我用脚步丈量了松岗、沙井、福永、西乡、宝安

等地一个又一个的工业区后，在西乡停了下来，进入一家玩具厂做保安员，三个月后，我成为这家近400人的台资厂的总务。

就在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我再次进入求职大军的行列。呼吸着工厂抽风机排出的臭气，走过一条又一条的污水沟，浏览了近几十家工厂的招聘广告，想改行做技术工人的愿望仍没有达成。生存，是当务之急，在沙井，我进了一家电镀设备厂。1998年，这家工厂开始从沙井向东莞搬迁，我成为第一批随迁人员，在东莞市道滘镇落下脚，一边做保安员，一边学习管理知识。青春期的我，每次回老家，亲友们不断地给我介绍女朋友，最终，选择了同学玲，1999年5月1日，我们结婚了。

玲在湖北老家粮管所上班，我在东莞打工，两人牛郎织女般地过了六年。这期间，每年最多三次，最少一次见面的机会，每次十天左右。儿子2000年出生后，玲带着。我和绝大多数的打工者一样，不称职，让孩子成了留守儿童。

1999年，不安于做保安员的我，通过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应聘到东莞市篁村的一家电子厂，做了四个月的保安队长。在这家外资企业，我见识了真正的企业管理制度，知道了人性的复杂，当然，也学会了以更好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起伏。

2000年，通过人才市场，我到了长安镇，一待就13年没挪窝。在这家电子厂，通过学习、实践，自己有了一点企业管理经验。同时，从仰望写作，到动手写作，把自己的管理经验结集在厂内推广使用。

睡过工地和草地、住过集体宿舍、自学过无线电维修、开过小商店、读过MBA，看到高楼从鱼塘中升起，荒草地变成了商住小区，河流由清变黑，空气总是灰蒙蒙的，曾经的小屋被推倒后建成了别墅。经历了建厂、扩产、并购、裁员、罢工，处理过跳楼身

亡、宿舍产婴儿、“非典”、“甲流”、打架、偷窃等异常事件，在酒店、玩具厂、电镀厂、电子厂干过，既炒过老板鱿鱼，也被老板炒过。当年的毛头小伙，如今已进入不惑之年。

不变的，是农民不会种地，是工人不被认同，暂住证、居住证，都比身份证管用。留守的孩子和在家的妻子，也加入到打工大军行列，一起漂在东莞。

幸运的是，我因偶然的的机会，尝试拍照并真的爱上了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于是用相机关注自己，关注同事，关注打工生活，关注工业区的鸡零狗碎，并尝试用经济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以我打工所在的东莞市长安镇为观察对象，来记录我打工的这个时代。

| 目录 |

上篇 活在东莞 001

第一章 走，到广东打工去 002

第二章 从保安员升到总务 012

第三章 再从保安员做起 042

第四章 工友访谈实录 065

第五章 活在工业区 112

下篇 打工生活 133

第六章 我们——农民工 134

第七章 走近生产线 141

第八章 生产线外的生活 157

第九章 活出自己的那一点时间 182

第十章 打工，活着 206

第十一章 工业区纪实 223

附录 长安 233

后记 237

活在东莞

第一章 走，到广东打工去

第二章 从保安员升到总务

第三章 再从保安员做起

第四章 工友访谈实录

第五章 活在工业区

第一章

走，到广东打工去

1973年，我出生在湖北。那个鄂西北的庙滩小镇，是我的老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农村，从小学到初中，我都很喜欢读书，成绩也很好。1989年，第一次到县城，因为我考上了谷城一中，县里最好的高中。三年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没有实现鲤鱼跳龙门的梦想，高考失利。年底，参军到武警四川总队，成了一名驻守在康巴高原的武警战士。起早摸黑，练功、读书、执勤，希望考上警校，阴差阳错再次无望，打好背包、摘除警衔和警徽，穿着旧军装退役回到庙滩，我仍旧是一个农民。

从小到大，除了用体力干过一些收谷、割小麦之类的粗活外，我甚至不知道家里有多少田和地，更不清楚我们家的每块田在何处。老家属于山区，田地不多，又分成很多小块，分布在左山右坡、屋前村后，东一块田，西一块地。我不懂得季节和时令，耕地、育种、播种、施肥、除草之类的农活完全不会，加上我一直念书和当兵，真的是农民不会种地。

当兵之前，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到县城读书，亲戚们资助我上完高中。读书时最期望的是吃饱饭。每天上午，到了最后一堂课，我总是在和肚子做斗争，不停地用手揉肚子，但“咕咕、咕咕”的叫声却不断地分散我的注意力。每个月十元生活费，每天一斤粮食，穿着姑父给的解放鞋，吃着姑姑炒的咸菜，每天都梦想着跳出农门。

上高中时就特别羡慕吃商品粮的人，他们不用种地，还有每斤

一角四分二的精米供应。我不会种田，也不愿种田，又向往上班拿工资的生活。退伍后又回到了农村，外出打工是我唯一的选择。从小长到大，除了当兵到过四川，再没出过远门。出发前，只有一个念头，不种地不饿肚子就行。

那时，体弱多病的父亲没钱给我做路费，我带着退伍时领的一点儿钱，背上残留着酥油味的背包，和战友少军一起坐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带路的是少军的表哥孙三，他已经来过广东三次了。这是1995年12月，也是我离开部队回到家的第七天，这年我22岁。

“这里电线杆上都贴着招工广告，厂房一幢接着一幢，每天晚上12点工业区还灯火通明。”这是我还在四川省康定当武警时，在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打工的妹妹给我写信描述的她工作的地方。

从上了火车就没有座位，整节车厢被南下的人群塞得密不透风，站了近20个小时，列车驶过武汉，穿过长沙，过了衡阳，就进入广东境内。虽然这期间我没喝一口水，只吃了一个苹果，但心中期盼的广东出现在眼前时，还是觉得很兴奋，整个人尽力透过车窗，贪婪地搜索那个还不确定的、即将上班拿工资的工厂。

走出广州火车站的那一刻，我见识了高楼，看到了立交桥，旋即就汇入如潮的人流中。虽然孙三提前就叮嘱我们，下车后不要走散了，但火车站附近川流不息的人群，时不时把我们隔开。当兵的时候，驻守在人迹罕至的新都桥监狱；当兵之前，没有出过县城。而此刻，对城市充满了好奇，对这个可能要落脚生存的地方反复张望……直到听见孙三的叫声，我才发现已经和他们拉开很长的距离，三步并作两步，在人群中左冲右突，才赶上他们。

虽然孙三三进广东，但最长一次在一家工厂做过三个月，最短的一次只来了一个星期后就打道回府了。用他的话说，广东是女人的天堂，男人一文不值。我们到了省汽车站，直接面临的问题是：买票去何处？

少军在部队时，家里人曾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在东莞塘厦一家

工厂打工，他这次是来投靠女朋友的；我妹妹在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JB玩具厂打工，我可以先到妹妹处；而孙三曾在宝安区松岗镇做过，那里有几个熟悉的老乡可以投靠。离开部队后第一次出远门，我们希望仍像在部队一样，战友之间在一起可以互相照应，最后决定先到塘厦，看看少军的女朋友所在的工厂招不招男工。

就在我们准备到售票窗口买票时，一名男子过来和我们套近乎，说他们有公交车发往广东省内各处。他举的小牌子上也写着东莞、惠州、珠海之类的字样，我们就问他到塘厦要多少钱，他说20元。我和少军又征求孙三的意见，他说这个价格便宜，于是我们就跟着拉客的男子走出广东省汽车站，又回到火车站广场附近，再绕过一大排商铺，又过了几条巷子，才见到几辆大客车，陆续有和我们一样带着行李的人，被带到了这里。我们三人被安排上了一辆去东莞的大客车，立即有人要我们买票。买好票后，我们在车上先歇着，但等了近两个小时，车还停在原地。我们问何时可以走，没有人回答我们，只是时不时有带着行李的人，又被带到我们乘坐的大客车上。等了两个半小时后，大客车才慢慢发动，缓缓地走出来，没多久，车在一个收费站前停了下来。大客车上跟车售票的男子说，每人要交十元过路费，就从后排依次收钱。我们三个还和售票的男子理论了一番，他用广东话骂我们，车内同时还有三个男子站起来向我们的座位走来，问我们交不交过路费，不交就下车。我们请他退票，他们说没门，并且准备动手打人。孙三怕出事，就先帮我们交了30元。

新塘，一个令我终生难忘记的地方，是广州附近增城的一个镇，是我们每人花了30元之后却被赶下车的地方，是我们两个退伍武警加上孙三与大客车上售票的人推搡对骂的地方，是差一点儿被铁棍打伤的地方。后来，我知道，在广东，这种事叫“卖猪仔”，以后也多次遇到过。

从新塘出发，我们先乘车到东莞总站，再转车前往塘厦镇。到

塘厦168工业区时，已是下班时间，凭着信封上的地址，我们一个接一个地问路过的行人，好不容易才找到少军女朋友所在的工厂。问门口的保安，他说厂里有几千人，无法找。那时还没有手机，只有BP机，卖得也很贵，普通打工者根本买不起，少军的女朋友阿燕只是一名普通员工，也没有BP机。我们只能撞大运，在厂门口不停地问那些走出来的人是否认识阿燕，无数次的“不认识”也没有让我们失望，终于，一名听口音是老乡的人主动走过来，答应到厂内帮我们找找。

千等万盼，阿燕终于出来了，她说今天刚发工资，晚上不用加班，先带我们到厂门口的大排档吃饭。每人一大份炒米粉加鸡蛋，两元一份，外加一个青菜三元，是我们两天来的第一餐，真是太香了。虽然十几年过去了，那香味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饭后阿燕又到工厂去找了他们的老大——车间主管，主管答应明天找人事部帮忙，把少军介绍进厂，于是少军就跟她去了。

我和孙三还没有去处。那时查暂住证很严，抓到了要被扣留，我们刚到，自然没有暂住证，天黑了我们也不敢逗留。孙三说先到深圳布吉找他的老乡，于是便乘车前往布吉。这时候，我心里不舒服，对少军丢下我们不管有些不爽，孙三看出来，说如果少军也不进厂，我们三个人一起在大街上游荡更容易被治安队抓走。

现在，我在一家大型电子厂当主管，领着200名保安员负责全厂的安全保卫工作。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来自多个省份，近的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远的如新疆、辽宁、河北、陕西、河南、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全厂一万多名同事中，我叫得出名字的不超过400人。

同事们出来打工的原因，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在农村长大，种地很辛苦又无法摆脱贫困，出来闯一闯；第二种是以前在老家有工作，但又不安于现状或不得志，就主动走出来；第三种是以前所在的单位发不出来工资，办理停薪留职后出来闯；

第四种是原来的工矿倒闭了，不得已就出来了；第五种是看到同乡在外面发财了，跟班出来混。当然，走出来打工，还有很多种其他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五种。

20世纪90年代，走出来是一个不简单的事。首先是路费就难倒了一批人，为了能走出来，山村的农民卖猪卖牛，有的从村前借到村后，几乎所有的亲戚都借遍，才能凑齐盘缠。其次是信息不灵通，没有电话，没有报纸，电视中的消息也少得可怜，更不知网络是何方神圣，走出来无异于“摸石头过河”，能不能在异地生存下去，自己也没有信心，只有凭着勇气向外走。

从湖北到广东，只有火车，那时还没有长途汽车。为了买到车票，提前一天就从家里出发，先乘汽车到襄樊，接着从襄樊乘火车到武汉，再到武汉买火车票来广州。那一次，我们用了三天时间，换了六次车，才到东莞塘厦。

在深圳遇到堂姐时，她说这算不了什么。1992年，她从老家到广州，坐的是闷罐火车，里面没有座位，没有厕所，整节车厢只有两个小窗户，从上车到下车，连光线都很少见到，下火车后，脸上沾满灰尘，全身散发着酸臭味。

每年春节，回家过年成了最大的事，提前一个多月，老乡们都在询问能不能请人帮着买到车票，甚至，在1996年的春节，有一些老乡尝试临时包几部长途汽车，载老乡们一起回湖北去。那时，我自己离开部队不久，还有旧军装，春节回家时就穿上，这样到火车站就不怕小偷和骗子了。有时，还能和车站执勤的武警套个近乎，提早买到回家的车票。

出来打工17年，只有三个春节我回了老家。春节挤车的记忆，特别是挤普快列车，简直是前胸贴后腹，脚尖不落地，冬天穿衬衣还全身冒汗，只有当喉咙要冒烟时才敢喝一点水，压根儿就别想上厕所——你根本挤不动，没有人能让出行走的空间；而且，厕所里也站满了人。

我们家最早出来打工的是哥哥，他是老大，15岁初中毕业后，跟着伯父学做泥工，在建筑工地上做了近十年。1990年，他跟随同乡一起到辽宁做泥工，遭遇骗局，于是返回老家，跟随另一名同乡到了广东普宁，进入一家制衣洗水厂打工。1993年，上完小学的妹妹帮表哥带了两年孩子后，跟着堂姐来到深圳市宝安区，在沙井镇的一个玩具厂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那一年她才16岁。2002年，哥哥和嫂子又到了长安，进入我所在的工厂。2007年，哥哥的大儿子初中毕业，到了长安，在工厂做了一年，又回到老家去上技校。现在，他在深圳市宝安区松岗从事服务业。哥哥的二儿子初中毕业后，于2009年也到了长安，在一家工厂当保安员。2011年，哥哥的两个儿子都结婚了。

走出来，不得已；出来后，天地宽？天地窄？身在其中，甘苦自分辨。



出发 2008年1月17日，湖北省武昌火车站。打工者们带着行李向南方出发。



到站 2007年9月7日，广东省广州火车站。打工者们带着行李来到广东。



上公交车 2009年4月11日，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打工者带着行李乘公交车。



公交车 2008年11月2日，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公交车上挤满了打工者。周末，工厂放假，公交车最挤；平时，工厂上班，公交车不挤。



工业区 2009年9月6日，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工业区厂房密布。



等候面试 2011年8月2日，广东省东莞市。参加求职的打工者正在等候面试。



讲解 2012年2月8日，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入厂考试前，工厂的招聘主管正在对求职的打工者讲解工厂的相关事项。



长途客车 2011年10月30日，广东省东莞市。乘长途汽车从深圳返回湖北的打工者。